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八

唐 齋 林 著

外篇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涇濁也黃河之水驟至而濁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非涇渭之涇也渚涯河中洲渚也渚涯兩字一般輕重若以涯訓際則間字下不得不辨牛馬遠而見不明也不見水端不知水之自來也渚海中也有海神名也世間道理千般萬般只聞其百自以為多聞道百三字想古有此語意在夫子與伯夷故借河海以言之大方大

道也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拘於虛者言局於其所居也篤於時者言所知止一時也螻蛄不知春秋之類知爾醜者言知自愧也尾閭沃焦也出山海經言海水至此隨沃隨乾以海比之天地但見其小豈知其大禪家所謂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猶自有天來便是此意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身空之在大譯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孰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較

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

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若空小穴也蜂窠之類人卒人眾也在萬物之中只為一物之數此合太虛之間凡有名可名者論之也其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也此兩句發得極妙樂軒云乾坤雖大人身小拳石空中作勝遊便是此意世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萬聖千賢所知所能不出其內似此說話固是曠遠發得亦自有理伯夷辭之以為名夫子語之以為博此語從前誰道得任士任事之人言治世之士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斯今故故遠而不問振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

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這一轉話又好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大即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也物量無窮言物不可得而量度也時無止言寒暑晝夜相尋無已也分無常言有無得失人之分劑或先或後初無定也終始無故言無終無始無新無故也是故大知者謂有大智之人而後有下面四知也觀遠猶近故不以大小為多寡而後知量之無窮也證鄉考明也今故令古也明於今古之為一故迎而未至者雖速而不憂擬而可取者雖易而不跂待之而後知時之無定止也盈得也虛失也盈虛消長與時偕行不以此為喜愠而後知分劑之無常也明乎坦塗者猶曰識乎正道

也由乎正道而生死聽之即壽夭不貳修身以俟之意明乎此則知終亦猶始不可以終為故也此便是原始要終之說人之所知者人也其所不知者天也且如既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何由知之即禪家所謂父母未生以前道一句子至小我也至大天也以至小欲窮至大之天宜乎迷亂而不樂此數語若在禪家便是一大公案也莊子即等閑說了自是故大知而下是解上面數句其辭伸縮長短齊而不齊此文法也倪端也域方所也語其小而無端窮其大而無所故曰何以定至細之倪何以窮至大之域何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

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此一轉又好至精者無形細也不曰至小而曰至精皆是文之活處信情者謂信乎此語之實耶自細視大者不盡管中窺天之類也自大視細者不明鵬鳥下視野馬塵埃之類也小之微者曰精言小而又小者也大之盛者曰埤言大而又大者也殷盛也異便異宜也就小大上又生出此兩句也是精絕無形之小不可以數分曰毛曰芴亦不可也不可圍之大不可以數盡曰稊曰兆亦不可也物無精粗皆局於形故可以言論可以意推若小者大者皆無形則言不可論意不可極既曰無形則不可以精粗言矣故曰不期精粗焉察致者察其極至也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

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開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雖不害物而亦不以愛物為能故曰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門隸賤役而求利者也如曰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我雖不求利而亦不以賤役而求利者為非故曰動不為利不賤門隸纔有賤役貴已之念則有迹矣我不爭貨財而亦不以辭讓為能故曰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以辭讓自多則近名矣事事皆自為之而無所資於人然亦不盡用其力以自食故曰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言有餘不敢盡也貪汙之人亦不鄙賤之爾為爾我為我也故曰不賤貪汙其行實異乎人而不自為崖異故曰行殊乎俗不多辟異也辟僻也辟異崖異也為在從眾和光同塵也不賤佞諂由由然與處焉能沒我之意也不賤不鄙惡之也若此等人無分是非混同細大此則道人也至德也大人也不聞無名也不得無得無喪也約分者言會至理於至約而盡已

分之事也聞曰我聞於古有此語也約分即盡已也但如此換字耳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焉至而倪貴賤悉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起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
前言不賤門隸不賤貪汙所以換此一轉又漆簡貴賤與細大同說若物之外內者合物之內外而論之也至極也惡至何者為極也貴賤小大求其端倪於何而極盡其理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鷄壘穉奉時乎為帝也在我則不見在彼則知之百骸

九竅賤而存焉其遞相為君臣乎亦此意也此一句下得最好貴賤不在已即軒冕

儻來寄之意也差等差也天地只此稊米豪末可敵泰山則其等差之數不足言蓋可見矣功分功勞分限也各任一職以為功故曰功分農商工賈隨分以致其力而世間少一件不得亦猶東西南北雖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趣操者趨向志操也以堯為是以桀為非固趣操之當然然以不有廢者若何以與觀之則趣操之不可定可見矣因其大小因其有無因其然非即齊物因是之意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把堯舜與之噲湯武與白公相形而言此皆憤時之激論中間多有此類但觀其文勢可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騏驎驪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往言殊

技也。鷓鴣夜撮蚤察毫末畫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非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合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嘗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然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梁屋梁也麗音禮屋棟也大小各有所用。故曰殊器騏驥狸狌各有所能。故曰殊技。鷓鴣訓狐也梟也夜則眼明見日則暗性不同也是非治亂不能相無亦人世之所必有者。故以殊器殊技殊性者而喻之。天地陰陽亦喻其不可相無也。篡夫義徒即是堯桀之論。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越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仕其無私福

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矜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這一問又好言既無貴賤既無是非則我之辭受取舍將何所從衍寬裕也反反而求之也以道觀之而無貴賤則反求於吾身自綽綽寬裕故曰反衍若以貴賤是非自為拘束則與道相違矣故曰無拘其志與道大蹇蹇連礙也施則有多有少謝去其施則無多無少故曰謝施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差池矣故曰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國之有君祭之有社皆論此心以道為主也而無所用其私故曰無私德無私福此心廣大如四方之外無所極窮則無私嗟町矣故曰無所矜域三句三簡其字下得自別萬物皆備於我是兼

懷也而無所私愛故曰其孰承翼承翼拱扶之也此二字形容私愛之意無方即無心也我既無心則物無短長亦無生死不恃其成即前所謂不確成也盈虛隨時不可一定故曰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位不定也無古今則年不可舉無去無來則時不可止矣。夫義即大道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即所謂逝者如斯夫變動轉移無時不然何者為為何者為不為是皆聽造化自然而已故曰夫固將自化。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大弗能執水弗能涸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踴躍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此一問又好言既聽造化之所為則人亦不必學道矣。朱文公問答書中廖德明亦曾有此問文公皆不曾答想難言也。莊子

到這裏說箇權字自是作家又有不以物害己一句愈自分曉看來莊子見道自是親切特讀其書者看他不破道總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也權用之在我者有道之全體而後有此大用也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知輕重也水火禽獸盜賊四句著四弗能字却以非謂一句結之看他語脉極是下得有力薄迫近之也至德之人固知事事有數豈物所能害然亦不謂恃此可以薄之而不能也譬如死於水火固曰有命自投於水火可乎下云謹於去就其意愈明亦猶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嚴場之下也察安危定禍福謹去就便是道心中有人心何害皆說聽之自然莊子到此處何嘗驚突寧定也天在內人在外即前篇所謂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也德在乎天此言自然之德也而必曰知天人之行這箇知字便從人心上起來本乎自然而安於其所得故曰本乎天位乎得此句又屬道心位居之安也躊躇進退也屈伸進退各循

其理此句又屬人心發明至此道之至要也理之至極也故曰反要而語極猶孟子曰將以反說約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這數句發得人心道心愈分曉牛馬四足得於天自然者不絡不穿將無所用此便是人心一段事以人滅天以故滅命會得而殉名則人心到此流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猶四勿也既知天又知人於此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故曰是謂反其真命天理也故人事也得得失之得也變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變謂蛇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乎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

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子動吾脊骨而行則有似也今子達達然起於北海達達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子達達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踏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翬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變無角一足而行見山海經蛇百足蟲也蛇無足者也自一足說到無足皆言天機自然之動可謂世間至奇之文中間又以此人之唾喻蛇之足此處又妙其末却歸在風上而目與心兩項却不說此皆文字變換奇而又奇者也踰蹕一足行之貌也無如矣無似我者也何可易邪不可變易也有似有可見之像也達達然風聲也指我以手指風也踏我以足踐風也就風之中又添說箇小不勝大勝愈覺奇特即人眾勝天天定勝人之意小雖不勝而大勝則萬物孰能出於造化之外哉自然而然者物物不可違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宋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對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此段只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預知道者又何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由處矣令其止息不必言之意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遺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因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令吾無所開吾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

培井之荒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培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墊矣於是遠颺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焉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培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蜚負山商蛇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蛙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莫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其用管闢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青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

其故行矣且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喙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公孫龍當時之辯者也指其名而言之所以闕之也井蛙海鼈之喻都是撰出不知這老子曾中如何有許多劣相軒井中赤蟲也螭螭也坎井之地軒科斗皆周旋其中故曰還軒蟹與科斗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人人如此說安得水旱如此之久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漆簡十年九潦八年七旱字使自別了這般等閑處亦看得筆力適適猶穢穢也商蛇小蟲也跳躍也大皇天也下踏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趣之高遠也莫然即釋然也四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於無極之先也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察之小明而欲窮索之以言辯不亦小乎邯鄲失行之喻尤佳國能邯鄲國中所能之步也學未成而故步又失所以匍匐歸也列子所言魏牟公孫龍與此全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往先者往見之先道此意也以境內累者言欲托之以國也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特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鷦鷯得鷦鷯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鷦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嚇恐奪其食而為此聲也以鷦之鷦鼠而嚇鳳比惠子以國相而嚇我不知此老何處得許多好聲喻自莊子而下為文字者無非竊其機關道一部書天地間如何少

得莊子惠子最相厚善此事未必有之戲以相譏爾練實竹實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濮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

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備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這一般說話又考備其本者請及其初也言汝當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之意方有此問汝既如此知我則我於濠上亦如此知魚也二人最為相知想當時對語亦自可觀

此篇河伯海若問答正好與傳燈錄忠國師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問答同看大意云這老子軟頑撞著這僧又軟頑黏住了問謂其家活大門戶大波瀾開命根斷這數語莊子却當得大意詳解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九

外篇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莫為異據異避異慮異就異去異樂異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大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眼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善者憐憫久愛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躊躇勿爭故天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趨者經